

中国历代人物演义书系

狄仁杰探案集

上册

大唐名相，一代神探

清 不题撰人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狄仁杰探案集

上册

清 不题撰人〇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狄仁杰探案集 : 全2册 / (清) 佚名著 ; 陈志明校. — 北京 :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5.2

ISBN 978-7-104-04249-5

I . ①狄 … II . ①佚 … ②陈 … III . ①章回小说—中国
—清代 IV . 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34756号

狄仁杰探案集

责任编辑：肖楠

责任印刷：冯志强

出版发行：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版人：樊国宾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A座10层

网址：www.theatrebook.cn

电话：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真：010-58930242(发行部)

读者服务：010-58930221

邮购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A座10层 (100097)

印 刷：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170mm × 240mm 1/16

印 张：28

字 数：320千

版 次：2015年3月 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104-04249-5

定 价：56.00元 (全2册)

版权专有，违者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上 册

第一回	入官阶昌平为令 升公堂百姓呼冤	1
第二回	胡地甲诬良害己 洪都头借语知情	6
第三回	孔万德验尸呼错 狄仁杰卖药微行	11
第四回	设医科入门治病 见幼女得哑生疑	16
第五回	入浴室多言露情节 寻坟墓默祷显灵魂	21
第六回	老土工出言无状 贤令尹问案升堂	26
第七回	老妇人苦言求免 贤县令初次问供	31
第八回	鞠奸情厉口如流 提老妇痴人可悯	36

第九回	陶土工具结无辞 狄县令开棺大验	41
第十回	恶淫妇阻挡收棺 贤县令诚心宿庙	46
第十一回	求灵签隐隐相合 详梦境凿凿而谈	51
第十二回	说对联猜疑徐姓 得形影巧遇马荣	57
第十三回	双土寨狄公访案 老丝行赵客闻风	62
第十四回	请庄客马荣交手 遇乡亲蒋忠谈心	68
第十五回	赵万全明言知盗首 狄梁公故意释奸淫	74
第十六回	聋差役以讹错讹 贤令尹将盗缉盗	80
第十七回	问路径小倌无礼 见凶犯旧友谎言	86
第十八回	蒲萁寨半路获凶人 昌平县大堂审要犯	92
第十九回	邵礼怀认供结案 华国祥投县呼冤	98

第二十回	胡秀士戏言招祸 狄县令度情审案	104
第二十一回	善言开导免验尸骸 二审口供升堂讯问	109
第二十二回	想案情猛然省悟 听哑语细察行踪	115
第二十三回	访凶人闻声报信 见毒蛇开释无辜	121
第二十四回	探消息假言请客 为盗贼大意惊人	127
第二十五回	以假弄真何恺捉贼 依计行事马荣擒人	133
第二十六回	见县官书生迂腐 揭地窖邑宰精明	139
第二十七回	少年郎供认不讳 淫泼妇忍辱熬刑	145
第二十八回	真县令扮作阎王 假阴官审明奸妇	151
第二十九回	狄梁公审明奸案 阎立本保奏贤臣	157
第三十回	赴杀场三犯施刑 入山东二臣议事	163
第三十一回	大巡抚访问恶棍 小黄门贪索银赃	169

第三十二回	元行冲奏参小吏 武三思怀恨大臣	175
第三十三回	狄仁杰奏参污吏 洪如珍接见大员	181
第三十四回	接印缓旧任受辱 发公文老民申冤	187
第三十五回	审恶奴受刑供认 辱奸贼设计讥嘲	194
第三十六回	敲铜锣游街示众 执皮鞭押令念供	201
第三十七回	众豪奴恃强图劫 好巡捕设计骗人	207
第三十八回	投书信误投罗网 入衙门自入牢笼	213
第三十九回	求人情恶打张昌宗 施国法怒斩周卜成	219

下 册

第四十回	入早朝直言面奏 遇良友细访奸僧	225
第四十一回	入山门老衲说真情 寻暗宝道婆行秽事	231
第四十二回	王虔婆花言骗烈妇 狄巡抚妙计遣公差	238

第四十三回	王进士击鼓鸣冤 老奸妇受刀身死	245
第四十四回	金銮殿狄仁杰直言 白马寺武三思受窘	252
第四十五回	搜地窖李氏尽节 升大堂怀义拷供	259
第四十六回	金銮殿两臣争奏 刑部府奸贼徇私	266
第四十七回	众百姓大闹法堂 武三思哀求巡抚	273
第四十八回	武承业罪定奸僧 薛敖曹夜行秽事	280
第四十九回	薛敖曹半路遭擒 狄梁公一心除贼	287
第五十回	查旧案显出贺三太 记前仇阉割薛敖曹	293
第五十一回	薛敖曹哭诉宫廷 武则天怒召奸党	299
第五十二回	怀宿怨诬奏忠良 出愤言挽回奸计	305
第五十三回	用非刑敬宗行毒 传圣诏伟之尽忠	311
第五十四回	狄仁杰掌颊武承嗣 许敬宗勾结李飞雄	317

第五十五回	太行山王魁送信 东京城敬宗定谋	323
第五十六回	李飞雄兵下太行山 胡世经力守怀庆府	329
第五十七回	安金藏剖心哭谏 狄仁杰奉命提兵	335
第五十八回	开战争金城送命 遇官兵吴猛亡身	341
第五十九回	访旧友计入敌营 获胜仗命攻大寨	347
第六十回	四面出兵飞雄中计 两将身死马荣回营	353
第六十一回	李飞雄悔志投降 安金藏入朝报捷	359
第六十二回	庐陵王驾回怀庆 高县令行毒孟城	364
第六十三回	见母后太子还朝 念老臣狄公病故	370
第六十四回	张柬之用谋除贼 庐陵王复位登朝	376
附录		
《旧唐书·武则天本纪》		383
《新唐书·武则天本纪》		395
《旧唐书·狄仁杰传》		415
《新唐书·狄仁杰传》		435

第一回 入官阶昌平为令 升公堂百姓呼冤

世人但喜做高官，执法无难断案难。

宽猛相平思吕杜，严苛尚是恶申韩。

一心清正千家福，两字公平百姓安。

唯有昌平旧令尹，留传案牍后人看。

自来奸盗邪淫无所逃其王法，是非冤抑，必待白于官家。故官清则民安，民安则俗美。举凡游手好闲之辈，造言生事之人，一扫而空之。无论平民之乐事生业，即间有不肖之徒显干法纪，而见其刑罚难容，罪恶难恕，耳闻目睹，皆赏善罚恶之言，宜无不革面洗心，改除积习。所以欲民更化，必待宰官清正，未有官不清正，而能化民者也。然官之清，不仅在不伤财不害民而已，要能上保国家，为人所不能为，不敢为之事，下治百姓，雪人所不能雪，不易雪之冤，无论民间细故，即官闱细事，亦静心审察。有精明之气，有果决之才。而后官声好，官位正，一清而无不清也。故一代之立国，必有一代之刑官。尧舜

之时有皋陶；汉高之时有萧何；其中不害、韩非子，则固历代刑名家所祖宗者也。若不察案之由来，事之初起，徒以桁杨刀锯，一味刑求，则虽称快一时，必至沉冤没世，昭昭天报，不爽丝毫。若再因赂而行，为贪起见，辄自动以五木，断以片言，是则身不修，而可治国治民，上清官闹，下安百姓，岂可得哉？闻尝旷览古今，博稽野史，有不能断其无，并不能信其有者，如此书中所编之审案之明，做案之奇，访案之细，破案之神，或因秽乱春宫，或为全其晚节，或图财以害命，或因奸以成仇，或误服毒猝致身亡，或出戏言疑为祸首，莫不无辜牵涉，备受苦刑，使非得一人以平反之。变言易服，细访微行，阳以为官，阴以为鬼，卒致得其情定其案。白其冤，罹其辟，而至奇至怪之狱，终不能明。春风倦人，日闲无事，故特将此书之原原本本，以备录之，以供众览，非敢谓警世醒俗，亦聊供阅者之寂寥云尔！诗曰：

备载离奇事，钦以往代人。

廉明公平者，千古大冤申。

话说这部书，出自唐朝中宗年间，其时武后临朝，四方多事，当朝有一位大臣，姓狄名仁杰，号德英，山西太原县人。其人耿直非常，忠心保国，身居侍郎平章之职。一时在朝诸臣，如姚崇、张柬之等人，皆是他所荐。只因武三思猖狂朝纲，太后欲废中宗立他为嗣，狄仁杰犯颜力争，奏上一本，说陛下立太子，千秋万岁，配食太庙。若立武三思，自古及今，未闻有内侄为天子，姑母可祀于太庙的道理，因此才恍然大悟，除了这个念头，退政与中宗皇帝，就称仁杰为国老，

迁为幽州都督，及至中宗即位又加封梁国公的爵位。此皆一生的事节，由唐朝以来，无不人人敬服，说他是个忠臣。殊不知这时多事，皆载在历代史书上，所以后人易于知道。还有未载在国史，而传流在野史上的那些事，说出来更令人敬服，不但是个忠臣，而且是个循吏。不但是个循吏，而且是个聪明精细、仁义长厚的君子。所以武后自僭位以来，举凡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下至民间奇怪案件，皆由狄公剖断明白。

自从父母生下他来，六七岁上，就天生的聪明。攻书上学，目视十行，自不必说。到了十八岁时节，已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并州官府，闻了他的文名，先举了明经，后调为汴州参军，又升授并州法。那朝廷因他居官清正，就迁他为昌平令尹。到任来，为地方上除暴安良，清理词讼，自是他的余事。手下有四个亲随，一个姓乔叫乔太；一个姓马叫马荣，这两人乃是绿林的豪客，这日他进京公干，遇了他两人要劫他的衣囊行李，仁杰见马荣、乔太皆是英雄气概而且武艺高明。心下想道：“我何不收服他们？将来代皇家出力，做了一番事业，他两人也可相助为理，方不埋没了这身本领。”当时不但不去躲避，反而挺身出来，招呼他两人站下，力劝了一番。哪知马荣同乔太，十分感激说：“我等为此盗贼，皆因天下纷纷，乱臣当道，徒有这身本领，无奈不遇识者，所以落草为寇，出此下策！既是尊公如此厚义，情愿随鞭执镫，报效尊公。”当时仁杰就将他两人，收为亲随。其余一人姓洪叫洪亮，即是并州人氏。自幼在狄家使唤，其人虽没有那用武的本事，却是一个胆大心细的人。无论何事，皆肯前去，到了办事的时候，又能见机揣度，不至卤莽，此人随他最久。

又有一人，姓陶叫陶干，也是江湖上的朋友。后来改邪归正，为了公门的差役，奈因仇家太多，时常有人来报复，所以他投在狄公麾下，与马荣等人，结为至友。从昌平到任之后，这四人皆代他私行暗访，结了许多疑难案件。

这一日正在后堂，看那些往来的公事，忽听大堂上面，有人击鼓，知道是出了案件，赶着穿了冠带，升坐公堂。两班皂吏齐集在下面，只见有个四五十岁的百姓，形色仓惶，汗流满面，在那堂口不住地呼冤。狄仁杰随令差人，把他带上，在案前跪下问道：“你这人姓甚名谁？有何冤屈？不等堂期控告，此时击鼓何为耶？”那人道：“小人姓孔名叫万德，就在昌平县南门外六里墩居住。家有数间房屋，只因人少房多，故此开了客店。数十年来，安然无事。昨日向晚时节，有两个贩丝的客人，说是湖州人氏。因在外路办货，路过此地，因天色将晚，要在这店中住宿，小人见是路过的客人，当时就将他住下。晚间饮酒谈笑，众人皆知。今早天色将明，他两人就起身而去。到了辰牌时分，忽然地甲胡德前来报信，说：‘镇口有两个尸首，杀死地下，乃是你家投店的客人，准是你图财害命，将他治死，把尸首托在镇口，贻害别人’。不容小人分辨，复将这两个尸骸，拖到小人家门前，大言恐吓，令我出五百银两，方肯遮掩此事。不然这两人是由你店中出去，何以就在这镇上出了奇案？这不是你移尸灭迹？因此小人情急，特来求大老爷申冤！”

狄仁杰听他这番言语，将他这人上下一望，实不是个行凶的模样，无奈是人命巨案，不能听他一面之词，就将他放去。乃道：“汝既说是本地的良民，为何这地甲不说他人，单说是你，想见你也不是良

善之辈。本县终难凭信，且将地甲带来核夺。”下面差役一声答应，早见一个三十余岁的人，走上前来，满脸的斜纹，斜穿着一件青夹，到了案前跪下道：“小人乃六里墩地甲胡德见太爷请安，此案乃是在小人营下，今早见这两口尸骸，杀死镇口，当时并不知是何处客人，后来合镇人家，前来观看，皆说是昨晚投在孔家店内的客人，小人因此向他盘问，若不是他图财害命，何以两人皆杀死在镇上？而且孔万德说是动身时，天色将明，彼时镇上也该早有人行路，即使在路，遇见强人，岂无一人过此看见？问镇上店家，又未听见喊救的声音，这是显见的情节，明是他夜间动手，将两人杀死，然后拖到镇口，移尸灭迹，此乃小人的承认，凶手既已在此，求太爷审讯便了。”狄仁杰听胡德这番话，甚是在理。回头望见孔万德实不是个图财害命的凶人，乃道：“你两人供词各一，本县未经相验，也不能就此定夺。且待登场之后，再为审讯。”说着他两人交差带去，随即传令俟候，预备前去相验，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胡地甲诬良害己 洪都头借语知情

话说狄仁杰将胡德同孔万德两人，交差带去，预备前往相验，自己退堂，令人传了仵作，发过三梆，穿了元服，当时带了差役人证，直向六里墩而来。所有那一路居民，听说出了命案，皆知道狄公是个清官，必能申冤理枉。一个个成群结队，跟在他轿后前来观看。

到了下午时分，已至镇上，早有胡德的伙计赵三，并镇上的乡绅郭礼文备了公馆，前来迎接。狄公先问了两句寻常的言语，然后下轿说道：“本县且到孔家踏勘一回，然后登场开验。”说着先到了客店门首，果见两个尸身，倒在下面，委是刀伤身死。随即传胡德问道：“这尸首本是倒在此地的吗？”胡德见狄公先问这话，赶着回禀：“太爷恩典，此乃孔万德有意害人，故将杀死尸骸，抛弃在镇口，以便随后抵赖。小人不能牵涉无辜，故仍然搬移在他门前，求太爷明察。”

狄公不等他说完，当时喝道：“汝这狗头，本县且不问谁是凶手，你既然是在公人役，岂能知法犯法？可知道移尸该当何罪？无论孔

万德有意害人，既经他将尸骸弃在镇口，汝当先行报县说明原故，等本县相验之后，亦能请示标封。汝为何藐视王法，敢将这两口尸骸，移植此处？这有心索诈，已可概见。不然即与他通同谋害，因分赃不平，先行出首，本县先将汝重责一顿，再则严刑拷问。”着令差役，重打了二百刑杖。登时喊叫连天，皮开肉绽。

所有那镇上的百姓，明知孔万德是个冤枉，被胡德诬害，无奈是人命案件，不敢掺入里面。此时见狄公如此办案，众人已是钦服。说道：“果然名不虚传，好一位精明的清官。”

当时将胡德打毕，他仍是矢口不移。狄公也不过为苛求，带着众人到孔家里面，向着孔万德问道：“汝家虽是十数间房屋，但是昨日客人，住在哪里屋内，汝且说明。”孔万德道：“只后进三间，是小人夫妇，同我那女儿居住，东边两间是厨房，这五间房屋，从不住客，唯有前进，同中进，让客居住。昨日那两个客人前来，小人因他是贩丝货的客，不免总有银钱，在前进不甚妥帖，因此请他在中进居住。”说着领了狄公到了中进，指着上首那间房屋，狄公与众人进去细看，果见桌上尚有残肴酒迹，未曾除去，床面前还摆着两个夜壶。看了一遍，实无形迹，恐他所供不实，问道：“汝在这地，既开了数十年客店，往来的过客，自必多住此处，难道昨日只有他两人，以外别无一客吗？”孔万德道：“此外尚有三个客人，一是往山西贩卖皮货的，那两个是主仆两人，由河南至此，现因抱病在此，尚在前进睡卧呢！”

狄公当时先将那个皮货客人带来询问，说是姓高名叫清源，历年做此生意，皆在此处投寓。昨日那两个客人，确系天色将明的时节出去，夜间并未听有喊叫，至他为何身死，我等实不知情。复将那

个仆人提来，也是如此说法，且言主人有病，一夜未曾安眠，若是出有别故，岂能绝无动静？狄公听众人异口同声，皆说非孔万德杀害，心下更是疑惑，只得复往里面，各处细看了一回，仍然无一点痕迹。心下说道：“这案明是在外面身死，若是在这屋内，就是那三人帮同抵赖，岂能一点形影没有？”自己疑惑不定，只得出来，到了镇口，果见原杀的地方，鲜血汪汪，冒散在四处，左右一带，并无人家居住。只得将镇里就近的居民，提来审问，皆说不知此情节，因早见过路人来，方才叫唤起来，知道出了这案，因此报了地甲，细细查访，方知是孔家店内客人。狄公心想道：“莫非就是这地甲所为？此时天色已晚，谅也不能相验，我先且细访一夜，看是如何，明早验复再议。”想罢向着那乡绅说道：“本县素来案件，随到随问，随问随结，故此今日得报，随即前来踏勘。但这命案重大，非日间相验，不能妥当。本县且在此处暂住一宵，明早再行开验。”当时吩咐差役，小心看管，自己到了公馆，与那乡绅郭礼文谈论一番。招呼众人退去，随将洪亮喊来说道：“此案定非孔万德所为，本县唯恐这胡德做了这事，反来自己出首，牵害旁人，你且去细访一会，速速回报。”

洪亮当即领命出来，找了那地甲的伙计赵三，并几个值日的差役，说道：“我是随着太爷来办这案件，又没有苦主家，又没有事主，眼见得孔老儿，是个冤枉，我们虽是公门口吃饭的人，也不能无辜啰唣好人，到此时腹中已是饥饿，胡德是此地甲，难道一杯酒饭也不预备？我等也不是白扰的，太爷的清正，谁不晓得？明日回衙之后，总要散给工食，那时我们也要照还，此时当真令我们挨饿不成？”赵三听见洪亮发话，赶着上来招呼道：“洪都头不必生气，这是我们地甲，